

十八家佳作集

蕭紅等著



啟明書局印行

八〇家佳作集序

施若愚

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急地變動着，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；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，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，牠應該往那裏走呢？牠要努力地掙扎着，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，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針。這裏，作爲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「歷史」來担当任務；然而橫剖面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，大眾的動態，特殊階層的特性，魔鬼的壓迫與揶揄，奴隸的呼號和吶喊，中間者的悲哀及頹喪……這些在一剎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？無疑地是文藝。

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，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。茅盾說：「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，這和社會科學家是一樣的；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，達到了結論；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上——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，看明了某種現象，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，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，深入的眼光，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。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。」

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，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，給予一個很正確的解答；他們說，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，但目今正是「子夜」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，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；他們指出了「羣」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，創造民族的解放；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沒落，結果牠是毀滅。

有些人喊着：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夠，爲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？不容否認，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產生中，在這動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；在血的交流中糜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，但這血正是培養

的最好的肥料，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，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。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，克薩斯達的呼喊正是新的開闢的先聲。在這裏，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，卻有「子夜」、「八月的鄉村」、「日出」等等的里程碑了；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碑放在各處，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，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這路徑的趨向，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，散漫了，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。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。

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，用來紀念最近七年——一九三五年抗戰發動後的事物的片斷。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，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。

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歐米至、徵兵委員會、曉風是中國底殘留的惡勢力在作祟，然而經過了火併以後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，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，渣滓可是楚牛、麥穗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價下產生出來的，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勳章之流，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。

在這裏所要聲明的，因為「孤島」特殊的環境關係，有許多好文章不能抽進去，真是遺憾得很。但大家是會感到這種編輯上的困難的。

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，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，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，質量的平均；同時各文的先後內容是被連繫着的，務使把握住氣圍氣，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覺，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的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。

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，祇要好，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，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。

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（有一些並不是小說）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，的確費了很大的努力的。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，主要的如文藝陣地、自由中、廢條、火文藝、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在孤島上的發行的文藝半月刊、文藝新潮等雜誌，在裏面很仔細的選了許多，不過遺漏的作品總還不少。這裏還等待讀者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。

一九四四年六月。

牛車上

八〇家佳作集七

目次

牛車上	(七二二)	蕭紅
手	(七二二)	蕭紅
冰天	(七三七)	劉白羽
行軍中	(七四九)	劉白羽
在某村	(七六一)	劉白羽
長江上	(七七二)	荒煤
長蘆船	(七九三)	曹卣
遼陽的管束	(七九九)	秀子
傳俗藝藝	(八〇五)	陳荻
回家	(八二五)	劉祖椿

六十二 牛車上

蕭紅

金花草在三月的末梢就開過了溪邊。我們的車子在朝陽裏，軋着山下的紅綠顏色的小草，走出了外祖父的村梢。車夫是遠族上的舅父，他打着鞭子，但那不是打在牛的背上，只是鞭梢在空中繞來繞去。

「想睡了嗎？車剛走出村子呢！喝點梅子湯吧！等過了前面的那道溪，再睡。」外祖父家的女用人，是到城裏去看她的兒子的。

「什麼溪，水剛才不是過的嗎？」從外祖父家帶回來的黃貓，也好像要在我的膝頭上睡覺了。

「後塘溪。」她說。

「什麼後塘溪？」我並沒有注意她，因為外祖父家留在我們的後面什麼也看不見了！只有村梢上廟堂前的紅旗杆還露着兩個金頂。

「喝！盪梅子湯吧，提一提精神。」婢女經端了一盆深黃色的梅子湯在手裏，一邊又去盪着瓶口。

「我不提。提什麼精神，你自己提吧！」

他們都笑了起來，車夫立刻把鞭子抽響了一下。

「你這姑娘……玩皮，巧舌頭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他從車轆轉過身來，伸手要抓我的頭髮。我縮着肩頭跑到車尾上去。村裏的孩子沒有不怕他的，說他當過兵，說他捏人的耳朵也很痛。

五雲嫂下車去給我採了這樣的花，又採了那樣的花，曠野上的風吹得更強些，所以她的頭巾好像是在飄着。因為擲村醫給我沒有忘却的記憶，我時時把她的頭巾看成烏鴉或是鴿雀。她幾乎是跳着，幾乎和孩子一樣。回到車上，她就唱着各

種花朵的名字，我從來沒看到過，她像這樣放肆一般地歡喜。

車夫也在前面哼着低粗的聲音，但那分不清是什麼詞句。那短小的煙管順着風時時送着煙氣。我們的路途剛一開始，希望和期待都還離得很遠。

我終於睡了，不知是過了後塘溪，是什麼地方，我醒過一次，模模糊糊的好像那時候的孩子仍和我打着招呼，也看到了坐在牛背上的小根和我告別的情景……也好像外祖父拉住我的手又在說：「回家吧，你爺爺，你的時候該出來了。」走走……你就說你老爺醜的轎馬和頂好的高粱酒等着他來一塊喝呢……你就說我動不了，老不，這兩年，我總也去……」

喚醒我的不是什麼人，而是那空空響的車輪。我醒來，第一下看到的是那黃牛自己走在大道上，車夫並不坐在車轆。在我尋找的時候，他被我發現在車尾上。手上的鞭子被他的煙管代替着，左手不住的在擦着下顎，他的眼睛順着地平線望着遼闊的遠方。

我尋找黃貓的時候，黃貓坐到五雲嫂的腰頭上去了，並且她還撫摸貓的尾巴。我看看她的藍布頭巾已經蓋過了眉頭，鼻子上顯明的皺紋因為掛了塵土，更顯明起來。他們並沒有注意到我的醒轉。

「到第三年他就不來信啦！你們這當兵的人……」

我就問他：「你丈夫也是當兵的嗎？」

趕車的舅舅抓了我的辮髮，把我向後拉了一下。

「那麼以後……就總也沒有信來？」他問她。

「你聽我說呀！八月節剛過……可記不得那一年，吃完了早飯，我就在門前喂豬，一邊空空的敲着槽子，一邊嗚嗚嗚」

嘮的叫着豬……那裏聽得着呢？雨村王家的二姑娘喊道：「五雲嫂，五雲嫂……」一邊跑，一邊喊：「我娘說，許是五雲可給你捎來的信。」真是在我眼前的真是一封信，等我把手拿到手哇，看看……我不知爲什麼就止不住心酸起來……他還活着嗎？……眼淚就掉在那紅紙條上，我就用手去擦，一擦這紅圈子就印到白的上面去，把豬食潑丟在院心……進屋去了一件乾淨衣裳，我就趕緊跑，跑到南村的學房，見了學房的先生，我一面笑着就一面流着眼淚……我說：「是外頭人來的信，請先生看看……一年來的沒來過一個字。」學房先生接到手裏一看就說不是我的，那信我就丟在學房裏跑回來……豬也沒有喂，雞也沒有上架，我就躺在坑上啦……好幾天，我……失了魂似的。

「從此就沒有來信。」

「沒有。」她打開了梅子湯的瓶口，喝了一盤，又喝一盤。

「你們這當兵的人，只說三年二載……可是回來……回來個什麼呢？回來個魂靈給人看看吧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車夫說：「真不是陣亡在外嗎……」

「是，就算吧！首信皆無過了一年多。」

「是陣亡？」車夫從車上跳下去，拿了鞭子，在空中抽了兩下，似是……是……裂的……聲音。

「還問什麼……這當兵的人真是兇多吉少。」她指着自己的……裂的……一片似的，眼簾……浮和單落。

車子一過黃村，太陽就開始斜了上去，青青的麥田上……着鴿雀。

「五雲哥陣亡的時候，你哭嗎？」我一面提弄着黃貓的尾巴，一面看着她。但她沒有睬我，自己在整理着頭巾。等車夫顛跳着來在了車尾，扶了車欄，他一跳就坐在了車轅，在他沒有抽煙之前，他的厚嘴好像悶緊了的棍口似的嚴密。

五雲嫂的說話，好像落着小雨似的，我又順着車欄纏下了。

等我再醒來，車子停在一個小村頭的井口邊，牛在飲着水，五雲樓也許是哭過，她陷下的眼睛高起了，並且眼角的繃紋也張開來。車夫從井口攪了一桶水提到車子旁邊：

「不喝點嗎？清涼清涼……」

「不喝。」她說。

「喝點吧，不喝就是用涼水洗洗臉也是好的。」他從腰帶上取下手巾來，浸了浸水，「揩一揩塵土迷了眼睛……」當兵的人，怎麼也會替人拿手巾？我感到驚奇。我知道的當兵的人就會打仗，就會打女人，就會趕孩子們的耳朵。

「那年冬天，我去趕年市……我到城裏去賣豬鬃，我在年市上喊著：『好硬的豬鬃來……』好長的豬鬃來……」後一年，我好像把他忘下啦……心上也不慍懣……想想那沒有個好，這些年，人還會活著到秋天，我也到田上去割高粱，看我這手，也吃過氣力……春天就帶着孩子去做長工，兩個月三個月的就把家拆了。冬天又把家歸攏起來。什麼牛毛啦……豬毛啦……還有些收拾來的鳥雀的毛。冬天就在家裏收拾，收拾乾淨啦呀……就選一個暖和的天氣進城去賣。若有順便進城去的事呢！把禿子也就帶着……那一次沒有帶禿子。偏偏天氣又不好，天天下清雪，年市上不怎麼鬧熱，沒有幾細豬鬃也總賣不完。一早就蹲在市上，一直蹲到太陽偏西。在十字街口一家大買賣的牆頭上貼着一張大紙，人們來來往往的在那裏看，像是從一早那張紙就貼出來了！也許是晌午貼的……有的還一邊唸出來幾句。我不懂得那一套……人們說是「告示，告示。」可是告的什麼，我也不懂那一套……「告示。」倒知道是官家的事情，與我們做小民的有什麼長短！可不知爲什麼看的人就那麼多……聽說麼，是捉逃兵的「告示」……又聽說麼……又聽說麼：幾天就要送到縣城來槍斃……「那一年，民國十年槍斃逃兵二十多個的那回事嗎？」車夫把捲起的衣袖在下意識裏把袖放下來。又用手掃着下顎。「我不知道那叫什麼年……反正槍斃不槍斃與我何干，反正我的豬鬃賣不完就不走這氣……」她把手掌互相擦了一會，驀然，像是拍着蚊蟲似的，憑空打了一下。

「有人唸着逃兵的名字……我看着我那穿黑馬褂的人……我就說：『你再唸一遍。』」起先豬毛還拿在我的手上……我聽到了姜五雲姜五雲的好像那名字嚮了好幾遍……我過了一些時候才想要嘔吐……喉管裏像有什麼腥氣的東西噴上來，我想嚥下去……又嚥不下去……眼睛冒着火苗……那些看告示的人往上擠着，我就退在了旁邊，我再上前去看，腿就不做主啦看『告示』的人越多，我就退下來了，越退越近啦……」

她的前額和鼻頭都流下汗來。

「跟了車，回到鄉裏，就快半夜了，一下車的時候，我才想起了豬毛……那裏還記得起豬毛……耳朵和兩張木片似的載……句頭巾也許是掉在路上，也許是掉在城裏……」

她把頭巾掀起來，兩個耳朵的下梢完全丟失了。

「看看，這是當兵的老婆……」

這回她把頭巾束得更緊了一些，所以隨着她的講話那頭巾的角部也起着小小的跳動。

「五雲倒還活着，我就想看看他，也算夫婦一回……」

「……二月裏，我就揹着禿子，今天進城，明天進城……『告示』聽說又貼過了幾回，我不去看那玩藝兒，我到衙門去問，他們說：『這裏不管這事，讓我們到兵營裏去……我從小就怕見官……鄉下孩子，沒有見過。那些帶刀掛槍的，我一看到就發鬥……』去吧！反正他們也不是見人就殺……後來常常去問，也就不怕了。反正一家三口，已經有一口拿在他們的手心裏……他們告訴我，逃兵還沒有送過來。我說什麼時候才送過來呢？他們說：『再過一個月吧！』……等我一回到鄉下就聽說逃兵已從什麼縣城？那是什麼縣城？到今天我也記不住那是什麼縣城……就是聽說送過來啦就是啦……都說若不快點去看人可就沒有了。我再揹着禿子，再進城……去問問兵營的人說：『好心急，你還要問個百八十回。不知道，也許就不送過來的。』……有一天，我看着一個大官，坐着馬車，釘東釘東的嚮着鈴子，從營房走出來了……我把禿子放在地上，我就跑

過去，正好馬車是向着這邊來的，我就跳下了，也不怕馬

「大老爺，我的丈夫……姜五……」我還沒有說出來，就覺得肩膀上很沉重……那趕馬車的把我往後面推倒了，好像跌了交似的我爬在這邊去。只看到那趕馬車的也戴着兵帽子。」

「我站起來，把禿子又摺在背上……營房的前邊，就是一條河，一個下午天都在河邊上看着河水。有些釣魚的，也有些洗衣裳的。遠一點，在那河灣上，那水就深了，看着那浪頭一排排的從眼前過去。不知道幾百條浪頭都坐著看過去了。我想把禿子放在河邊上，我一跳就下去吧！留他一條小命，他一哭就會有人把他收去了。」

「我拍著那小胸脯，我好像說：『禿兒，睡吧。』我還摸摸那圓圓的耳朵，那孩子的耳朵，真是長得肥滿和他爹的一模一樣，一看到那孩子的耳朵就看到他爹了。」

她爲了讚美而笑了笑。

「我又拍著那小胸脯，我又說：『睡吧！禿兒。』我想起了，我還有幾吊錢，也放在孩子的胸脯裏吧！正在伸，伸手去放……放的時節……孩子睜開眼睛了……又加上一隻風船轉過河灣來，船上的孩子喊媽的聲音我一聽到，我就從沙灘上面……把禿子抱在……懷裏了……」

她用包頭巾像是緊了緊她的喉嚨，隨着她的手，眼淚就流了下來。

「還是……還是背着他回家吧！那怕討飯，也是個親娘……親娘的好……」

那藍色頭巾的角部，也隨着她的下顎顫抖了起來。

我們車子的前面正過着一堆羊羣，放羊的孩子口裏響着用柳條做成的叫子，野地在斜過去的太陽裏邊分不出什麼是花，什麼是草了！只是混混黃黃的一片。

車夫跟著車子走在旁邊，把鞭梢在地上蕩起着一條條的煙塵。

「……一直到五月，營房的人才說：『就要來的，就要來的。』」

「……五月的末梢，一隻大輪船就停在了營房門前的河沿上。不知怎麼這樣多的人，比七月十五看河燈的人還多……」

她的兩隻袖子在招搖着。

「逃兵的家屬，站在右邊……我也站過去，走過一個帶兵帽子的人，還每人給掛了一張牌子……誰知道，我也不認識那字……」

「要搭跳板的時候，就來了一羣兵隊，把我們這些掛牌子的……就圈了起來……『離開河沿遠點，遠點……』他們用槍把把我們趕到離開那輪船有三四丈遠……站在我旁邊的一個白鬍子的老頭，他一隻手下提着一個包裹，我問他：『老伯，爲啥還帶來這東西？』……『哼！……我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娃子……一人一包……閻陰朝地府，不穿潔淨衣裳是不上高的。』」

「跳板搭起來了……一看跳板搭起來就有哭的……我是不哭，我把腳跟立得穩穩當當的，眼睛往船上看着……可是，總不見出來……過了一會，一個兵官，跨着洋刀，手扶着欄杆說：『讓家屬們再往後退退……』就要下船……』聽着噶噶一聲，那些兵隊又用槍把手把我們向後趕了過去，一直趕上了道旁的豆田，我們就站在豆秧上，跳板又呼隆隆呼隆隆的又搭起了一塊……走下來了一個兵官領頭……那腳鏢子，嘩拉嘩拉的……我還記得，第一個還是個小矮個……走下來五六個啦……沒有一個像禿子，他爹寬寬肩膀的，是真的，很難看……兩條胳膊直伸伸的……我看了半天工夫才看出手上都是帶了鏢子的，旁邊的人越哭，我就越更安靜。我只把眼睛看着那跳板……我要問問他爹『爲啥當兵不好好當，要當逃兵……你看看，你的兒子，對得起嗎？』」

「二十來個，我不知道那個是他爹，遠看都是那麼個樣兒。一個青年的媳婦……還穿了件綠衣裳發瘋了似的，穿開了

兵險搶過去了……當兵的那會叫她過去……就把她帶回來，她就在地上打滾，她喊：『當了兵還不到三個月呀……還不到……』兩個兵隊的人，就把她抬回來，那頭髮都披散開啦。又過了一袋煙的工夫，才把我們這些掛牌子的人帶過去……越走越近了，越近也就越看不清楚，那個是禿子他爹……眼睛起了白濛……又加上別人都嗚嗚咽咽的，哭得我多少也有點心慌……」

「還有，的嘴上抽着煙捲，還有的罵着……就有笑的也有。當兵的這種人……不怪說，當兵的不惜命……」

「我看看，真是沒有禿子他爹，這可怪事……我一回身就把一個兵官的皮帶抓住：『姜五爺呢？』『他是你的什麼人？』『是我的丈夫。』我把禿子可就放在地上啦……放在地上那不做美的就哭起來，我拍的一聲，給禿子一個嘴巴……接着我就打了那兵官：『你們把人消滅到什麼地方去啦？』」

「『好的……好像伙……够朋友……』那些逃兵們就連起聲來，踢着脚喊。兵官看看這情形趕快叫當兵的把我拖開……他們說：『不只姜五爺一個人，還有兩個沒有送過來，明後天，下一班船就送來……』逃兵裏他們三個是頭目。」

「我背着孩子就離開了河沿，我就掛着牌子走下去了。我一路走，一路兩條腿發顫。奔來看熱鬧的人滿街道啦……我走過了營房的背後，兵營的牆根下坐着那提着兩包裏的老頭，他的包裏只剩了一個。我說：『老伯，你的兒子也沒來嗎？』我一問他，他就把背脊弓了起來，用手把鬍子放在嘴唇上，咬着鬍子就哭啦！」

「他還說：『因為是頭目，就當地正法了咧！』當時我還不知道這『正法』是什麼……」

她再說下去，那是完全不相接連的話頭。

「又過三年，禿子八歲的那年，把他送進了豆腐房……就是這樣：一年我來看他兩回，二年他回家一趟……回來也就是十天半月的……」

車夫離開車子，在小毛道上走着，兩隻手放在背後，太陽從橫面把他拖成一條長影，他每走一步，那影子就分成了一個

又形。

「我也有家小……」他的話從嘴唇上流了下來似的，好像他對着曠野說的一般。

「喲！五雲嫂把頭中放鬆了些。」

「什麼！她鼻子上的褶綳糾動了一些時候：「可是真的……兵不當啦也不同家……」

「哼！回家就揹着兩條腿回家！」車夫把肥大的手指扭着自己的鼻子笑了。

「這幾年，還沒多少賺幾個？」

「都是想賺幾個呀！才當逃兵去啦！」他把腰帶更束緊了一些。

我加了一件綿衣，五雲嫂披了一張毯子。

「嘿！還有三里路……這若是套的馬……」一頓搭就到啦！牛就不行，這牲口性子沒緊沒慢，上陣打仗，牛就不行……」

車夫從草包取出綿襖來，那綿襖順着風飛着草末，他就穿上了。

黃昏的風，却是和二月裏的一樣。車夫在車尾上打開了外祖父給祖父帶來的酒罐。

「喝吧！半路開酒罐，窮人好賭錢……喝上兩盞……」他喝了幾盞之後，把胸膛就完全露在外面，他一面嚼嚼着肉乾，

一邊嘴上起着泡沫，風從他的嘴邊走過時，他唇上的泡沫也宏大了一些。

我們將奔到的那座城，在一種灰色的氣候裏，只能夠辨別那不是曠野，也不是山崗，又不是海邊，又不是樹林……

車子越往前進，城座看來越退越遠，臉孔和手上，都有一種黏黏的感覺……再往前看，連道路也看不到盡頭……

車夫收拾了酒罐，拾起了鞭子……這時候，牛角也模糊了去。

「你從出來就沒回過家，家也不來信！」五雲嫂的問話，車夫一定沒有聽到，他打着口哨，招呼着牛。後來他跳下車去，跟着牛在前面走着。

「對面走過一輛空車，車轆上掛着紅色的燈籠。」

「大霧！」

「好大的霧！」車夫彼此招呼着。

「三月裏大霧……不是兵災，就是荒年……」
兩個車子又過去了。

（文季一卷五期。）

六十三 手

蕭紅

在我們的同學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手：藍的，黑的，又好像紫的；從指甲一直變色到手腕以上。她初來的幾次，我們叫她「怪物」。下課以後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總是繞着她。關於她的手，但也沒有一個人去問過。教師在點名，使我們越忍越忍不住了，非笑不可了：

「李潔」「到。」

「張楚芳」「到。」

「徐桂真」「到。」

迅速而有規律性的站起來一個，又坐下去一個。但每次一喊到王亞明的地方，就要費一些時間了。

「王亞明，王亞明……叫到你啦！」別的同學有時要催促她，於是她才站起來，把兩隻青手垂得很直，肩頭落下去，面向着棚頂說：

「到，到到。」

不管同學們怎樣笑她，她一點也不感到慌亂，仍舊弄着椅子響，莊嚴，似乎費掉了幾分鐘才坐下去。

「有一天上英文課的時候，英文教師笑得把眼鏡脫下來在擦着眼睛：

「你下次不要再答『黑耳』了，就答『到』吧！」

全班的同學都在笑，把地板擦得很響。

第二天的英文課，又喊到王亞明時，我們又聽到了「黑耳——黑——耳。」

「你從前學過英文沒有？」英文教師把眼鏡移動了一下。

「不就是那英國話嗎？學是學過的，是個麻子臉先生教的……鉛筆叫『噴絲兒』，鋼筆叫『盆』，可是沒學過『黑耳』。」

「here就是『這裏』的意思，你讀 here here!」

「喜兒喜兒。」她又讀起「喜兒」來了，這樣的怪讀法，全課堂都笑得顫抖起來。可是王亞明她自己却安然的坐下去，青色的手開始翻轉着書頁，並且低聲讀了起來：

「華提……賊死……阿兒……」

數學課上，她讀起算題來也和讀文章一樣：

「21+2=23……21+2=23……」

午餐的桌上，那青色的手已經抓到了饅頭，她還想着「地理」課本：「墨西哥產白銀……雲南……雲南的大理石。」夜裏她躲在廁所裏讀書，天將明的時候，她就坐在樓梯口。只要有一點光亮的地方，我常遇到過她，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，窗外的樹枝掛着白絨似的饅頭，在宿舍的那邊，長筒過道的盡頭，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裏了。

「誰呢？這地方多麼涼！」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，發出一種空洞洞的響聲，因是星期日的早晨，整個學校出現不特有的安寧裏。一部份的同學在化着裝，一部份的同學還睡在牀上。

還沒走到她的旁邊，我看到那攤在膝頭上的書頁被風翻動着。

「這是誰呢？禮拜日還這樣用功！」正要喚醒她，忽然看到那青色的雙手。

「王亞明，醒醒吧……」我還沒有直接招呼過她的名字，感到生澀和直硬。

「喝喝……睡着啦！」她每邊說話總是開始鈍重的笑笑。

「華提……賊死右……愛……」她還沒找到書上的字就讀起來。

「華提……賊死，這英國話，真難……不像咱們中國字，什麼字旁，什麼字頭……這個委曲拐彎的，好像長虫爬在腦子裏，越爬越胡塗，越爬越記不住。英文先生也說不難，不難，我看你們也不難。我的腦筋笨，鄉下人的腦筋沒有你們那樣靈活。我的父親還不如我，他說他年青的時候，就記他這個「王」字，記了半頓飯的工夫還沒有記住。右……愛……右……阿兒……」說完每一句話，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讀起單字來。

風車嘩啦嘩啦的響在壁上，通氣窗時時有小的雪片飛進來，窗台上結着些水珠。

她的眼睛完全爬滿着紅絲條，貪婪，把持，和那青色的手一樣，在爭取她那不能滿足的願望。在角落裏，在只有一點燈光的地方我都看到過她，好像老鼠在嚙嚼什麼東西似的。

她的父親第一次來看她的時候，說她胖了：

「媽的，吃胖了，這裏吃的比咱家吃的好，是不是？好好幹吧！幹下三年來，不成聖人吧！也總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。」在課堂上，一個星期之內人們都是學着王亞明的父親。第二次，她的父親又來看她，她向她父親要一雙手套：

「就把我這付給你吧！書，好好念書，要一付手套還沒有嗎？等一等，不用忙……要戴就先戴這付，開春啦！我又不常出什麼門，明子，上冬咱們再買，是不是？明子！」在「接見室」的門口暖烘烘着，四週已經是圍滿着同學，於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，又說了一些事情。

「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門啦，去啦兩三天啦！小肥豬每天又多加兩把豆子，胖得那樣你沒看見，耳朵都掙掙起來了，……姐姐又來家醃了兩罐子鹹菜……」

正講得他流汗的時候，女校長穿着人羣站到前面去：

「請到接見室裏面坐吧——」

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就攔工夫，我也是不行的，我這就要去趕火車……趕回去，家裏一羣孩子，放不下心……」他把皮帽